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九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一

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王世充與李密戰大敗隋書北史李密傳曰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者數萬人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王世充傳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蒲山公傳曰世充移營就洛水之北與密隔

洛水以相望竇乃築長城掘深塹周迴七十里以自固十五日世充與竇戰於石窟寺東竇軍退敗世充渡洛水以乘之逼倉城為營塹竇縱兵疾戰世充兵馬棄仗犇亡沉溺死者不可勝數竇又令露布上府曰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偷入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辯才等又於倉城北偷渡水南敢逼城濮河洛記曰十六日充與竇戰於石窟寺東又曰其夜遇風寒疾雨士卒凍死十不存一充脫身宵遁直向河陽餘如蒲山公傳略記曰辛酉王世充等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布兵軍别造浮橋橋先成者輒渡既前後不一而李密伏發我師敗績爭橋赴水溺死者什五六雜記曰十二月越王遣太常少卿韋霽等率留守兵三萬竝受世充節度又曰王辯縱等敗衆軍亦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王辯縱等皆沒唯世充敗免與數百騎犇大通城敗兵得還者於道遭大雨凍死者六七千人世充停留大通十餘日懼罪不還十四年正月越王遣世充兄世

惲往大通慰諭赦世充喪師之罪按李密表云于時律始太族未宜霡霂而澍雨忽降凍殍將盡今參取衆書日從蒲山公傳雨從河洛記

乙丑隋段達等拒密於上春門軍潰韋津死隋書列傳不言戰日蒲山公傳此戰在四月九日略記亦云四月乙未李密率衆北據邙山南接上春門段達韋津等出兵拒之兵未交而達懼先還入城軍遂潰亂乙未二十一日也今據河洛記正月十九日世充又與密戰於上春門外韋津沒焉又二月房彥藻與竇建德書亦云幕府以去月十九日親董貔虎西取洛邑其蒲山公傳四月已後月日與事多差互不合今日從河洛記事從略記及隋段達傳

竇建德等奉表於密勸進河洛記云盧祖尚亦通表於密按祖尚本起兵為隋事恐

不爾今不取

三月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軍創業注改太原留守為鎮北府在去年十一月己巳益因元吉進封齊公言之耳今從實録

隋煬帝欲都丹楊大業記云帝欲南巡會稽今從隋書

宇文化及智及等謀弑煬帝蒲山公傳曰趙行樞楊士覽以司馬德戡謀告化及化及兄弟聞之大喜因引德戡等相見士及説德戡曰足下等因百姓之心謀非常之事直欲走逃故非長策德戡曰為之奈何士及曰官家雖言無道臣下尚畏服之聞公叛亡必急相追捕竇賢之事殷鑒在近不如嚴勒士馬攻其宫闕因人之欲稱廢昏凶事必克成然後詳立明哲天下可安吾徒無患矣勲庸一集公等坐

延榮祿縱事不成威聲大振足得官家膽懾不敢輕相
追討遲疑之間自延數日比其議定公等行亦已遠如
此即共住之計俱保萬全不亦可乎隱戲等大悅曰明
哲之望豈惟楊家衆心實在許公故是人天協契士及
佯驚曰此非意所及但與公等思救命耳革命記曰帝
知歷數將窮意欲南渡江水咸言不可帝知朝士不欲
渡乃將毒藥醞酒二十石擬三月十六日為宴會而酖
殺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乃陰告之而事泄為此始
謀害帝以免禍並是兇逆之旅妄搆此詞于時上下離
心人懷異志帝深猜忌情不與人醞若不虛藥須分付
有處遣何人併醞二十石藥酒必其酒有酖毒一石堪
殺千人審欲擬殺羣僚謀之者必有三五衆謀自然早
泄豈得獨在南陽只是虎通等恥有殺害之名推過惡
於人主耳隋書化及傳云化及弑逆士及在公主第弗
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
智及久之乃見釋南陽公主傳責士及云但謀逆之日

蔡君不預知耳舊唐書士及傳云化及謀逆以其主婿深忌之而不告按士及仕唐為宰相脩書亦唐初所脩或者史官為士及隱惡賈杜二書之言亦似可信但杜儒童自知醞藥酒為虛則南陽陰告之事亦非其實如賈潤甫之說則弑君之謀皆出士及而智及為良人矣今且從脩書而删去莊桃樹事及南陽之語庶幾疑以傳疑

獨孤盛拒戰為亂兵所殺 蒲山公傳裴虔通於成象殿前遇將軍獨孤盛時内直宿陳兵廊下以拒之詬曰天子在此爾等何敢兇逆叱兵接戰兵皆倒戈虔通謂盛曰公何暗於機會恐他人以公為勳耳盛叱之曰國家榮寵盛者正擬今日且宿衛天居唯當効之以死注弦不動俄為亂兵所擊斃於階下略記曰詰旦諸門已開而外傳叫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唯開正東一門而驅殿内執仗者出莫不投仗亂

走也衛大將軍獨孤盛揮刀叱之曰天子在此爾等走欲何之然亂兵交萃俄而斃於階下今從隋書亦采略記

令狐行達縊殺煬帝蒲山公傳河洛記皆云干洪達縊帝今從隋書及略記

沈瀍興舉兵以討宇文化及為名太宗實錄舊唐帝紀二月瀍興據丹楊起兵按瀍興起兵討化及當在弑逆後

四月世子建成等還長安創業注在三月今從太宗實錄

王君廓降太宗實錄曰王君愕邯鄲人君廓寇略邯鄲君愕往投之因為君廓陳井陘之險勸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歸順拜大將軍與君廓事皆出

太宗實錄而不同如此今據高祖實錄稱李密將王君廓降從君廓傳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創業注此詔在四月今從實錄

七月隋元文都等謀誅王世充河洛記初元文都欲自為御史盧楚已為宣詔王世充固執以為不可乃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走外軍一將非留守達官比者領軍屢為犇徒吾方郵外姦且從捨過斷吏宰制人事跋扈縱橫此而不除恐為國患文都曰未可即殺且欲當朝上奏御前縛之鏁繫於獄楚曰善文都懷奏入殿臨欲施行趙季卿私告之世充遂犇合嘉以作亂是時宮中亦遣使傳報世充為皇姨故也初世充妻蕭氏早亡後有胡氏者復在江都皇泰主乃以皇姨嫁之至是爭權遂起兵馬文都等令趙方海於前後追世充世充乃託疾不受召按世充正為與文都爭李密事相誅耳恐事不因此

今不取

九月王世充與李密戰牽貌類密者過陳前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李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也遂於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今從壺關錄

乙卯薛仁果遣高墌僞以城降實錄云乙卯宇文歆攻高墌城下之今從劉感傳

仵士政刼常達降薛仁果新舊唐書皆云薛舉遣仵士政偽降達士政刼達以見舉

據實錄薛舉前已死此月達再擊仁
杲及士政刼達皆有日月今從實錄

李育德以武陟來降舊唐書高李輔傳云與李厚德來
降按以武陟來降乃育德非厚德
也

劉蘭成破臧君相舊書作劉蘭云頗涉經史善言成敗
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
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鄉
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
黨歸之革命記序
其事頗詳今從之

十一月李軌稱帝改元安樂按軌傳云軌稱涼王即
改元安樂今據實錄

遣李密詣山東高祖實錄未幾聞其下兵皆不附王充
令密收集餘衆以圖洛陽密言於高祖

曰臣入朝日淺不願違離又在朝公卿未甚委信願得陛下腹心左右與臣同去高祖曰朕推赤心於人終無疑阻但有益國利人即當專決今從蒲山公傳

王須拔中流矢死革命記云須收衆散奔突厥以為南面可汗今從唐書

十二月堯君素守河東帝遣龐玉等詣城下為陳利害高祖實録云令宇文士及為陳利害按宇文化及為竇建德所擒士及乃自歸於唐實録誤也今從隋書

君素射其妻應弦而倒實録云妻號慟而去今從隋書

以羅藝為幽州總管創業注藝以武德元年二月降舊云三年新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實録

李密叛盛彥師斬之河洛記密因執驛使者斬之曉入桃林詐縣官翻據縣城中驚悸莫敢當者驅掠畜産趨南山時右翊衛將軍上柱國太平公史萬寶在熊州既聞密叛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兄善績往在洛口為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百方羅捕無暫休息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連戰轉鬬一步一前驅密於邢公山與王伯當死之今從實錄及舊書

高開道自稱燕王改元始興實錄唐書皆無開道年號柳棨注正閏位歷云年號天成李昉歷代年號亦如之宋庠紀年通譜武德元年開道年號始興云出歷代紀要錄此號未知孰是今從紀要

二年正月隋張鎮周高祖實錄作鎮州今從隋書陳稜傳

閏月竇建德斬宇文化及　隋書云載之河間斬之唐書云至大陸斬之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為隋守建德因其迴兵欲攻之營於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并二子一號魏王一號蜀王同時受戮按蜀王乃士及所封今不取

建德以崔君肅為侍中　革命記作君秀今從舊建德傳

許紹來降　舊書傳云世充簒位乃來降按世充簒在四月實錄紹降在此今從之

王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程知節來降　河洛記二月王充將兵圍新安將軍程咬金帥其徒以歸義按新安乃穀州也而梁載言十道志九曲在壽安壽安乃熊州也或者世充亦寇熊州乎

突厥始畢可汗卒高祖實録六月己酉始畢可汗卒疑遣使告喪月日也今從舊書本紀列傳

六月姜寶誼李仲文爲劉武周所虜舊裴寂傳云寶誼仲文相次陷没按實録二人敗處皆在雀鼠谷賊將黄子英陽不勝以誘之過伏而没事迹並同必一時共戰偕被擒耳

八月丁未賨建德陷洺州實録作甲子蓋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

九月己巳建德陷相州實録作庚辰蓋亦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

裴寂言劉文静高祖實録唐書唐歷等皆以文静之死由於裴裴寂今據實録裴寂此年六月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此月丁丑與宋金剛敗於介州去文静死纔七日此時不當在京師實録曰高祖

低回者久之蓋寂未行時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殺至是乃決意耳

庚寅竇建德陷趙州竇録今年三月建德陷趙州此又云陷趙州蓋重複或三月是貝州

唐統紀唯有九月陷趙州今從之

乙未梁師都復寇延州太宗實録云經數月師都又來寇按丙寅九月朔寇延州乙未

九月晦也今從高祖實録

十月竇建德克黎陽實録黎陽陷在十一月丙子蓋亦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

建德使李世勣守黎陽革命記云使與其將高雅賢守新鄉按是時新鄉猶屬王世充

使劉黑闥守之世勣既事建德乃為建德攻下新鄉虜黑闥耳今從唐晉

十二月宋金剛遣尉遲敬德等至夏縣永安王孝基軍大敗高祖實録云戰於下邽縣按下邽乃在關中去夏縣殊遠實録之誤也今從舊書孝基傳

竇建德遣曹旦等濟河實録在來年正月今從革命記

三年正月賊帥李文相號商胡革命記作傷胡今從河洛記

商胡母霍氏自稱霍總管革命記云商胡母張氏號女將軍今從河洛記

三月趙郡公孝恭擊斬蕭闍提舊書蕭銑傳云孝恭討之按其開通二州斬其偽東平王蕭闍提按實録云冉肇則陷我通州又云孝恭復開通二州若二州本屬銑不當云我與復盜肇則先據開州又陷通州以地附銑銑使闍提助之耳

五月秦王世民屠夏縣高祖實録帝曰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詔勝兵者悉斬之疑作實録者歸太宗之過於高祖今不取

七月壬午世民至新安高祖實録丙戌至新安蓋據奏到之日今從河洛記

世民為王世充所圍太宗實録云師次穀州王充以精兵三萬來拒戰太宗率輕騎挑之衆寡不敵被圍數重太宗引弓馳射皆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賊乃退舊書太宗紀云太宗命左右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槍競進太宗幾為所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單雄信傳云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按劉餗小說英公勣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

之酌以金椀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勣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縁你且竟舊書蓋承此致誤耳雄信若知是秦王則取之尤切安肯惶懼而退借如小說所云雄信既受世充之命指取元吉亦安肯以勣故而捨之況元吉之圍東都勣乃從太宗在武牢今皆不取

獲燕琪高祖實録作燕頃太宗實録作燕傾舊太宗紀作燕頎今從河洛記

八月世充使楊公卿等攻迴洛革命記作公鄉河洛記唐書作公卿今從之

九月辛巳世民登魏宣武陵尉遲敬德救世民擒陳智略實録丙戌太宗與世充相遇於魏宣武陵擊大破之斬數千級獲陳智略舊書敬德傳太宗既釋之是日從獵於榆窠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刺雄信墜馬翼太宗出圍更帥騎兵交戰擒陳智

略據擒智略則宣武擒窠之戰共是一事也實録據奏到日河洛記在二十一日今從之

十月羅士信拔硤石堡河洛記作峽山堡今從實録

十一月郭子和南從子和傳云四年收戸口南從拔處羅可汗以今年卒故置此

突厥謀使突利可汗入寇舊突厥傳大業中突利年數歳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泥步設頡利嗣位以為突利可汗按梁師都傳此際有泥步設又有突利可汗然則突利處羅時已為小可汗非頡利嗣位後也高祖實録云處羅欲分兵大掠中國於懐戎鴈門靈武涼州四道俱入今從舊書梁師都傳

竇建德擊孟海公實録在十二月丙午蓋於時唐始聞之遣劉世讓攻洺州之日也今從革命記

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隋季革命記云世充亦是遣使求救於建德云夏王或率領軍師來相救援王取東都河洛之地北收并汾南盡揚越充乃取京師蒲絳以西通蜀荊襄之境並據山河之險長為弟兄之國按世充止有河洛之地豈有遠以賂建德借有是言建德亦何由肯信今從河洛記

四年正月杜伏威遣兵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舊書杜伏威傳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李氏按伏威封吳王在太宗討王世充前今從高祖太宗實錄

世民敗王世充獲葛彥璋太宗實錄云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王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左右未

獲從以兩騎而進遇賊騎將葛彥璋射之應弦而墜擒之於陳後軍亦繼至通軍復振表裏奮擊王充大敗俘斬六千餘人幾獲王充今從河洛記

二月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 高祖實錄孝恭獻平銑之策帝嘉納之太宗實錄李靖傳靖說趙郡王孝恭陳伐蕭銑之計獻以十策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長史事孝恭傳時李靖亦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軍事蓋靖畫策使孝恭上之耳

三月太子建成殺降胡六千餘人 實錄前言四千餘戶後云六千餘計蓋前言戶後言口也

四月處羅可汗 舊書鄭元璹傳作吐羅可汗今從實録

竇建德留屯累月 舊書停留七十餘日新書六十餘日按二月戊午沈悅始以武牢降唐至五月己未建德敗纔六十二日若沈悅今日降唐明建德即至亦不能自固又吴兢太宗勲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十二萬次于酸棗去敗纔四十一日故但云留屯累月

五月世充諸將曰雖得出必無成 舊書世充傳云諸將皆不荅今從河洛記

李勣請贖單雄信世民不許 舊傳云高祖不許按太宗得洛城即誅雄信何嘗禀命於高祖蓋太宗時史臣叙高祖時事有誅殺不厭衆心者皆稱高祖之命以掩太宗之失如屠夏縣之類皆是也

壬申齊善行以洺相魏等州降革命記云五月七日善行等至洺州實録云壬申洺相魏等州降者蓋降使到之日也月末又云裴矩等以八璽降蓋璽到之日也

七月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舊本紀及唐歷年代記唐會要皆云五年六月置諫議大夫按世長自諫議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四年十一月已預十八學士據舊職官志四年置諫議大夫今從之

秦王世民獻俘于太廟李勣傳云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太廟今從唐歷

丁卯大赦孫伏伽諫徙世充餘黨伏伽表云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而赦書

乃十二日或脫十字也又云常赦不免咸赦除之今赦無此文豈實錄錄赦不盡歟

獨孤脩德殺世充舊傳作獨孤修今從河洛記

行開元通寶錢薛璫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様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璠唐錄政要云竇皇后按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甲戌劉黑闥襲據漳南縣革命記七月二十七日衆立黑闥為漢東王建元天造即入漳南城鑠縣官於獄發使告貝州及諸鎮戍等云今漢東王為夏王起義兵於漳南請軍會戰今據實錄甲戌七月十九日又黑闥陷相州乃稱王改元在五年正月今不取

九月以盧祖尚為光州總管實錄丙子以光州豪右盧祖尚為光州總管按舊傳

世充自立祖尚遂舉州歸款而實録至此始見之蓋當時止為刺史至此乃遷總管耳

十月秦王世民開文學館置學士舊書參軍薛元敬承許敬宗下今從太宗實録諮議典籖蘇勉舊書作軍諮典籖今從實録宋州總管府户曹許敬宗舊書褚亮傳作著作佐郎攝記室敬宗傳擬漣州別駕今從實録

李靖攻蕭銑散舟艦高祖實録癸巳趙郡王孝恭與蕭銑將文士弘相遇於清江合口擊之獲其戰艦千餘艘下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四縣舊書孝恭傳攻其水城剋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

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太宗實録孝恭傳進師至清江銑遣其將文士弘以兵拒戰擊走之追奔至於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追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鋭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擕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撫營自以鋭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乘勝進軍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剋之悉取其舟檝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内外阻絶城中擕貳由是懼而出降唐歷孝恭靖乘勝進兵攻其水城剋之悉取其船艫散於江中諸將曰棄之無乃資敵靖曰不然云云如舊書所載孝恭語既而銑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由是懼而出降按十道志荆門在峽州宜都縣界夷陵峽州縣名清

江在峽州巴山縣界百里洲在荊州枝江縣界江自此洲派別去江陵已近故銑悉兵死戰太宗實録近為得實今從之其餘則參取四書之語孝恭以李靖為謀主盡靖畫策而孝恭為諸將言之今從唐歷

十一月李子通降 實録是月景申會稽賊帥李子通伏誅按子通因杜伏威入朝始謀叛伏誅於時未也舊紀是月子通以其地來降新紀庚寅以李子通降丙申誅反相去纔七日亦不審伏威未入朝也

十二月劉黑闥攻拔相州 實録黑闥陷相州在來年正月乙酉蓋奏到之日也從革命記

李世勣走保洺州 實録世勣與黑闥戰於宋州我師敗續革命記李勣為大總管張仕貴為

副領兵二萬人入宋州勣以五百騎自探聞劉黑闥到南宮馳至宋州不入城而西過至洺州騎馬於南門外喚陳君賓党仁弘秦武通等棄城西拔永年縣令程名振見武通狼狽走出馳馬向縣取家口入城城人恐相刼掠即閉城門自守名振乃於城北門上以繩懸下將母妻男女步走西去不逾四五里母妻等被刼散失名振脫身而免黑闥攻宋城破之仕貴等以輕騎突圍而走投相州數日黑闥大軍至洺州按舊地里志武德四年置宗州於宗城縣宋字皆當作宗世勣名將必不至如革命記所云但力不能拒而棄城耳今從舊書黑闥傳

劉黑闥陷莘州實錄作華州新書作業州按地里志無業州必莘州也十道志開皇十六年於莘縣置莘州舊志武德五年置

五年正月秦王世民復取相州實録云禄州人殺刺史獨孤徹以城應黑闥按地理志無禄州蓋字誤耳新書作相州尤誤也

二月世民使秦叔寶破黑闥於列人實録癸亥秦王擊劉黑闥於列人大破之革命記十一月太宗度河入相州劉黑闥從洺州勒兵拒王師置營於鄴縣東三十里每日兩軍皆排戰而大兵皆不出經十餘日洺水縣人李去惑李潘買李開鄉等為車騎驃騎領兵在劉黑闥營去惑等背賊營來入洺州城誑人云劉黑闥已敗先走得歸乃喚得宗室子弟二百餘人守城定遣使間道已告太宗太宗遣彭國公王君廓領馬軍一千五百騎入洺州經十許日黑闥引兵攻洺州行至故列人城西秦叔寶等以五千騎擊之叔寶等為闥所敗又以伏入從河下起橫擊劉闥敗之會日暮收軍其夜三更賊兵總至洺州城東營

即於城兩門掘壕堅栅防王郭之走洺州城四面有水闊五十步已上深皆三四尺劉闥於東北角兩處塡柴運土作甬道以撞車攻城太宗三度將兵擊之賊置陣拒官軍攻城愈急按高祖太宗實録皆以去年十一月命太宗討黑闥今年正月始至河北無十一月度河之事太宗實録亦無列人戰事益叔寶破賊秦王奏之耳又按洺水洺州屬縣去惑君廓所據者洺水縣城水字誤作州耳

馮伯讓以井州降 實録作并州按并州未嘗失城益是時於井陘縣置井州字之誤也

李藝取定欒廉趙四州 實録作定率廉隋四州按河北無率隋二州今從唐統紀

黑闥陷洺水羅士信死之 高祖實録王君廓知不可守潰圍而出秦王謂諸將曰誰能代者士信曰願以死守因遣之按君廓若已突圍而出則黑闥圍守益固士信何以復得入城革命記曰太

宗知賊勢盛恐王君廓不能固以問諸將士信以為無慮太宗使士信入守之太宗登段王墓以旗招王君廓從南門突圍不得即向北門併兵攻捉門人少退得出士信亦以左右二百人入城經入日晝夜被攻木石俱盡士信被左右執之以降賊五年正月城陷李去惑以數十人突圍出歸太宗去惑後授秦州都督李潘買拜檀州刺史李開弼城陷而沒贈上柱國以公禮葬今從之高祖實錄士信死時年二十八舊傳云年二十按士信始從張須陁擊王薄等時年十四若死時年二十八則在大業四年於時王薄未為盜年二十則在大業十二年是歲須陁死今從之

三月劉世讓屯鴈門突厥攻之不克舊世讓傳云時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乃為夷狄作說客邪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貞勇

幹高祖下制襃美之按高祖稱元璹蘇武弗之過安肯為可汗遊說脫或果爾則元璹唯恐帝知之安肯稱世讓忠貞說之不下邪據實録世讓傳無此事今不取也

四月或説徐圓朗使不迎劉世徹　革命記云盛彦師以世徹有虚名於徐兖恐二人相得為患益深因說圓朗使不納按實録彦師犇王薄與薄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彦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今稱或説以闕疑

十月淮陽壯王道玄戰没　高祖實録謚曰忠本傳謚曰壯葢後來改謚也

十一月帝待世民浸疎建成元吉日親　高祖實録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摶徒遊故時人稱為任俠高祖起義于太原建成時在河東本旣無寵又以今上首建

大計高祖不之思也而今上白高祖遣使召之盤遊不即往今上急難情切遽以手書諭之建成乃與元吉間行赴太原隋人購求之幾為所獲及義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獲免因授以兵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閨於遠邇今上以為耻嘗流涕諫之建成慙而成憾又曰太宗每總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為務至於參請妃媛素所不行太宗實録曰隱太子始則流宕河曲逸遊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於後雖統左軍非衆所附既陞儲兩坐構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妬害之心日已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於是潛苞毀譛同惡相濟膚受日聞雖大名徽號禮冠羣后而情踈意隔寵異曩時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

劉黑闥攻魏州 實録十二月甲子黑闥攻魏州益留安破黑闥奏到之日也按革命記黑闥攻

魏州在十一月今從之

十二月壬申黑闥衆潰高祖實録壬申太子與黑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闥抽軍北遁甲戌追闥於毛州賊背永濟渠而陣接戰又破之舊傳六年二月太子破黑闥于館陶革命記闥遁至館陶二十五日官軍至闥敗走投館陶即毛州也長歷十二月戊申二十五日甲戌二十七日葢實録據奏到之日也舊傳尤踈今從革命記太宗實録云黑闥重反高祖謂太宗曰前破黑闥欲令盡殺其黨使空山東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隱太子征闥平之將遣唐儉往使男子年十五以上悉坑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臣聞唯德動天唯恩容衆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而天府委輸待以成績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流離寡弱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弔伐之道其事遂寢新書隱太子傳云黑闥敗於洺水太子建成問

於洙馬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黑闥按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專欲歸美太宗其於高祖亦太誣矣今采革命記及新書

六年正月斬劉黑闥

革命記劉黑闥走至深州崔元遜為僞深州總管劉闥欲至城中陳列三千餘兵擬納劉闥據城拒守北勾突厥城人諸葛德威為車騎領當城之兵有張善護者先任鄉長來就軍中語三五少年曰可捉劉闥以取富貴今若不捉在後終是擾亂山東廢我等作生活諸少年咸云非諸葛

車騎不可善護知德威非得酒食不肯出語乃於家宰一肥豬出酒一石延德威而語之德威許諾劉闥至元懸乃請之入城而不許諾就市中遣鋪設而坐食元懸請以城中兵呈閱言並精鋭必堪拒守劉闥食而許之元懸乃召兵以呈之德威以前領健卒出即就市中擒劉闥送於洺州皇太子所元懸與男野久夺突厥斬黒闥於洺州城西臨刑乃嘆云云今從實録亦兼采革命記

四月立皇子元軌等為王實録以皇子元真為邵王鶴為豳王新本紀封元璹為蜀王按高祖子無名元真鶴元璹及封邵王者今從舊傳及唐歴

七月張護殺賀若懐廣實録上云張護此云髙護今從上

八月輔公祏反舊傳云沈瓕與據毗陵公祏擊破之按瓕與武德三年已為李子通所滅舊傳

誤也

詔趙郡王孝恭趣江州實錄八月乙丑已云遣孝恭率兵趣江州至九月戊子又云益因徐紹宗等侵邊而言之也

九月竇伏明以沙州降實錄云伏明斬賀拔威以城來降按五年五月實錄瓜州人王幹殺賀拔威以降則威死久矣此誤也

七年三月陳當世屯博望山舊趙郡王孝恭傳作陳當時舊李靖傳云屯當塗今皆從高祖實錄

四月定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唐歷云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按通典四鄰為保唐歷

誤也

六月齊王元吉欲殺秦王世民太子建成擅募兵舊傳云建成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號為長林兵實錄云元吉見秦王有大功每懷妬害言論醜惡譖害日甚每謂建成曰當為大哥手刃之建成性頗仁厚初止之元吉數言不已建成後亦許之元吉因令速擅遂與建成各募壯士多匿罪人賞賜之圖行不軌其記室榮九思為詩以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擅專諸而弗悟也典籤裴宣儼免官改事秦府謂泄其事人鴆之自殺斯人已後人皆振恐知其事莫有敢言後乃連結宮闈與建成俱通德妃尹氏以為內援舊傳又云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為黨助由是高祖頗踈太宗而加愛元吉今但擇取其可信者書之

爾朱煥等告楊文幹反 統紀云建成遣郎將爾朱煥校尉闕公山齋甲以賜文幹令起兵煥等行至豳州懼罪告之劉餗小說云人妄告東宮今從實錄

徐師謩勸建成舉兵 統紀作師謩今從實錄

帝夜帥宿衛南出山外明日復還仁智宮 實錄云高祖之出山也建成憂憤臥於幕下天策兵曹杜淹請因亂襲之建成左右亦有斯請令上並拒而不納唐統紀云太宗之從內出夜經建成幕度建成侍衛左右唯有十人並來跪捧太宗足皆云今日之事一聽王旨若遣屏除令其時也太宗叱而止之既而還向府僚說其事衆僚文武並進曰文幹為儲君作逆天下共知假手宮臣正合天意太宗曰寡人始奉恩旨何忍旋踵即有所違卿與之言必無此理府僚又請終拒而不聽按是時高祖無誅建成

意左右何敢輒殺之今不取

八年四月西突厥可汗請昬裴矩謂宜許之新舊傳皆云封德彝之謀今從實錄

七月秦王世民出屯蒲州以備突厥舊本紀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唐歷亦同今據實錄七月秦王出蒲州八月無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事

八月突厥寇靈武實錄統紀並云寇廣武按北邊地名無廣武下云靈州都督敗之益靈武字誤耳

九年三月歐陽傦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襲可汗實録云五千人按奉使安得五千人葢十字誤作千字耳

六月秦王世民謀誅建成元吉問於李靖李世勣皆辭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原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舊建成傳又云封德彝密勸太宗誅建成世民不從德彝更言於上曰秦王既有大功終不為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謂矣按許敬宗傳云敬宗父善心及虞世南兄世基皆為宇文化及所殺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嘗謂人曰世基被誅

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銜之及為德彛立傳盛加其惡疑此亦近誣今不取

王晊密告世民以太子語齊王欲使壯士殺秦王舊傳以為建成實有此言而晊告之按建成等前酖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説殆同兒戲今但云晊告建成等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

張公謹取龜投地唐歷云布卦未畢張公謹適自外至諫曰夫事不可疑而疑者其禍立至今假使卜之不吉其可已乎遂折蓍秦王曰善今從舊唐書

七月己丑以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為將軍唐歷三人除官

皆在癸巳

今從實録

丙申太子下令事連東宫及李瑗者不得相告太宗實録六月

丙申唐歴脱七月而在壬辰下掖六月

無丙申丙申七月十日也今從唐歴

八月太宗與突厥頡利可汗盟劉餗小説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

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

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合

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

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弃老弱而遁獲馬

數萬匹金帛一無遺焉今據實録紀傳

結盟而退未嘗掩襲小説所載為誤

十月葬息隱王建成海陵剌王元吉魏徵表請陪送至

墓所　高祖實録建成元吉傳太宗踐祚改葬加謚太宗實録及本紀皆不書葬月日唯唐歷在此年十月貞觀政要此表在二年據此年七月魏徵為諫議大夫宣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黄門侍郎葬建成元吉恐在後但別無年月日可附今且從唐歷

蕭瑀陳叔達免官　舊傳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于家俄拜少師復為左僕射坐與叔達忿爭免　按實録忿爭在作少師前今從之

資治通鑑考異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二

詳校官修撰臣錢　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二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定律加役流居作三年新舊刑法志皆云居作二年今從唐會要

九月杜淹參預朝政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甚衆不知其入銜若之如李靖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魏徵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不入銜矣

十月遣李公掩慰諭馮盎 魏文貞公故事作李公淹又有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偕行今從實録

十二月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韓琬御史臺記伏伽武德中自萬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寧與關龍逢游於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若是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三品彰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拜為諫議大夫按高祖實録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高祖詔授治書侍御史御史臺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

敕勒諸部多濫葛僕固 舊書敕勒作鐵勒新書云即元魏時高車或曰敕勒訛為鐵勒

今從新書舊書多濫葛作多濫葛又作多臘葛今從實録唐統紀又舊書僕固或作僕骨按胡語難明以中國字寫之故訛謬不壹今從陳子昂集及僕固懷恩傳

薛延陁夷男附于突厥頡利可汗 舊鐵勒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夷男始附于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薛延陁已叛頡利擊走其欲谷設安得二年始附頡利乎

薛延陁叛頡利 舊阿史那社爾傳薛延陁回紇等叛在武德九年今從突厥傳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 高祖實録止云葉護舊傳作統葉護今從之

帝悅王珪之言出廬江王瑗姬 實録新舊書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是人汎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今從

帝責王珪溫彥博旣而悔之

魏文貞公故事太宗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令教聲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敕所司令與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心腹應須中正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辭溫彥博等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之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常奉明旨勿以臨時嗔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為責只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陛下太宗怒未已懍然作色公又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怒乃解令從舊傳

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常何陳事舊傳云貞觀五年據實錄詔在此年五年不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今從唐歷附此

閏月顔師古請作王會圖實錄新舊傳皆云正會圖按汲冢周書有王會篇柳宗元鐃鼓歌吕述黠戛斯朝貢圖皆作王會今從之

四年二月李靖李世勣相與謀襲頡利舊書靖傳以為謀出於靖勣傳以為謀出於勣蓋二人相與謀耳

蘇定方為前鋒頡利走靖軍至虜衆潰舊書靖傳曰靖軍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定方傳曰靖使定方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擊殺數十百人頡

利畏威先走
今從唐歴

三月蘇尼失獲頡利張寶相俘送京師蘇尼失降 太宗實録云蘇尼失舉衆歸國因以頡利屬于軍吏舊傳云蘇尼失令子忠禽頡利以獻蓋寶相逼之而蘇尼失使忠獻之也

五月以阿史那思摩為北開州都督 舊傳云為化州都督按化州乃突利故地安得云統頡利舊部落也

蕭瑀劾奏李靖 舊傳御史大夫温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據實録彥博二月已為中書令三月始禽頡利今從實録

十月蕭瑀氣剛辭辯房玄齡等不能抗帝多不用其言 舊傳云玄齡等心知其是不用其言按玄齡若用心如此安得為賢相且事之用捨在太宗非由玄齡今不取

六年正月魏徵諫封禪 實録唐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録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

三月徵諫資送公主倍於長主皇后賞之 舊文德皇后傳云使齎帛五百匹詣徵第賜之魏文貞公故事云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百匹詣公宅宣命今從舊魏徵傳

七月西突厥設畢達官 新傳作沒畢達干今從舊傳

立泥孰為奚利邲咄陸可汗 舊傳冊為呑阿妻狀奚利邲咄陸可汗新傳冊號呑

阿婁扳利邲咄陸可汗今從實録

九月尉遲敬德毆任城王道宗唐歷云嘗因内宴於御前毆宇文士及曰汝有何功合居吾上太宗慰諭之方止今從舊傳

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詣朝堂四年實録云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實録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頗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三百九十人今從新書刑法志

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未央宫舊高祖紀八年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還置酒於未央宫高祖實録不記年月據太宗實録八年正月頡利可汗死今從唐歷

八年正月帝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實録舊本紀但云遣蕭瑀等巡省天下按時止有十道而會要統紀皆云發十六道黜陟大使姓名止十三人皆所未詳故但云諸道

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實録十年立諾曷鉢詔稱伏允為順步薩鉢今從舊傳

伏允寇蘭廓遣段志玄擊之實録六年三月吐谷渾寇蘭州不云遣志玄擊之吐谷渾寇蘭廓二州無年月新本紀此夏遣志玄實録十月志玄破吐谷渾故參酌置此又新書本紀是夏吐谷渾寇涼州遣志玄等伐之實録十月辛丑志玄破吐谷渾而不書遣將日月新紀亦無破吐谷渾日月實録寇涼州在十一月今參用之

十一月吐蕃賛普棄宗弄讃太宗實録賛普作賛府高宗實録弃宗作器宗今從舊傳

下詔討吐谷渾舊傳云吐谷渾拘趙德楷太宗遣使宣諭十餘返竟無悛心九年詔李靖等討伐太宗實録己丑吐谷渾拘我行人趙德楷即下此詔十二月遣李靖等今從實録據舊傳拘德楷在前據實録此詔先遣使宣諭後拘德楷即下詔伐之今兩存之

十二月高季輔上言貞觀政要季輔疏在三年會要在八年按舊傳季輔貞觀初拜御史累轉中書舍人故從會要置此

九年閏四月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舊道宗傳云賊聞軍

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庫山嶂山不知其所以為同異據嶂山已行數千里今不取今即以為庫山之戰也

侯君集請深入舊道宗傳云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靖傳云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按實錄庫山之捷可汗謀將入磧以避官軍道宗復曰栢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既西走未知的處今段之行實資馬力今馬疲糧少遠入為難未若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君集曰不然段志玄嚮者纔至鄯州賊衆便到城下良由彼國尚完兇徒阻命今者一敗以後斥候亦絶君臣相失父子攜離乘其迫

懼取同俯拾栢海雖遥便可鼓行而至也靖又然之道宗傳與實録相違今從實録

李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原實録癸巳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破吐谷渾於赤水原按下文自庫山中分士馬為兩道靖趣北路出曼頭山逾赤水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莫谷然則赤水之戰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刪去其名又吐谷渾傳獲其高昌王慕容孝雋不知在何戰今亦刪去

五月薛萬均等敗天柱王於赤海舊萬徹傳作赤水源契苾何力傳作赤水川今從實録

靖聞伏允在突倫川吐谷渾傳云伏允西走圖倫磧益即突倫川虜語轉耳今從契苾何

力傳

契苾何力趣突倫川薛萬均引兵從之吐谷渾傳云萬均率輕鋭追奔入磧數百里及其餘黨破之苾何力先進而萬均從之也

侯君集等至栢海還與李靖軍合吐谷渾傳栢海作栢梁今從實録實録及吐谷渾傳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按一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栢海亦在其西且末又在其西極遠據靖已至且末君集又過烏海星宿川至栢海豈得復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眞谷大寧王順乃降按實録君集歷破邏眞谷又行月餘日乃至星宿川然則破邏眞谷在星宿川東甚遠矣豈得返至其處邪今從實録

伏允為左右所殺吐谷渾傳云自縊而死今從實録

十一年武士彠女年十四入宮舊則天本紀崩時年八十三唐歷焦璐唐朝年代紀統紀馬總唐年小録聖運圖會要皆云八十一唐録政要貞觀十三年入宮據武氏入宮年十四今從吳兢則天實録為八十三故置此年

十三年西突厥二可汗以伊列水為境沙鉢羅葉護傳云東以伊列河為界按乙毗咄陸傳云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咥利失沙鉢羅葉護既因咥利失之地應云西以伊列河為界今未知二傳孰誤故但云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二月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舊傳云八千餘人今從新

書

八年矦君集至田城實録作田地城今從舊傳

高昌王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舊傳云與欲谷設約按欲谷設去歳已敗死今不取

高昌户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舊傳户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録

十五年四月席君買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舊傳云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軍擊丞相王破之殺其兄弟三人今從實録

十六年九月褚遂良上疏請復立高昌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數郡蕭然五年不復下言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録此年唯有西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葢以伊州隷西州屬部故云爾自十四年滅高昌距此適三年耳何得云五年不復或者三字誤為五字耳舊傳置此疏於十八年葢亦因此而誤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故附於此

乙毗咄陸可汗奔吐火羅舊突厥傳護都云郭孝恪敗咄陸十五年屋利啜等請立可汗按上已云十五年冊授沙鉢羅葉護可汗下不應更云十五年疑六字誤為五字耳二十年實録叙咄陸兵散居白水胡城事亦云是歲貞觀十五年也按十六年實録九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為安西都護則咄陸寇伊州應在其後豈得十五年已敗散乎突厥傳誤葢亦由此今因孝恪為都護并言之

十一月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舊傳云西部大人今從實録

十九年四月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唐歷張儉懼敵不敢深入江夏王道宗固請將百騎覘賊帝許之因問往返幾日對曰往十日周覽十日返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束兵經歷險阻直登遼東城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陳之所及還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宗擊之盡殪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歎曰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三十斤絹千匹今從實録

六月帝大破高麗高延壽等降實録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等十餘萬抽戈齊至城内兵士復應開門而出臣拔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為莫離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性命恩澤帝素狎勣笑而頷之按勣後獨將兵取高

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官虛美乃勍訣辭耳今不取

八月莫離支說薛延陁眞珠可汗眞珠不敢動實録上謂近臣曰以我量之延陁其死矣聞者莫能測按太宗雖明安能料延陀之死今不取

十月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實録上云徙三州戶口入内地者前後七萬人下癸丑詔書云獲戶十萬口十有八萬蓋并不徙者言之耳

十二月田仁會敗薛延陁高宗實録云會延陁死耀威漠北而還其意指眞珠為延陁也按眞珠惮太宗威靈不敢入寇又死在九月而此云冬來寇必非眞珠也田仁會傳作十八年亦誤也

或譖劉洎詔賜死實録云黄門侍郎褚遂良誣奏之曰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

伊霍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不已洎引中書令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帝以詰遂良又證周諱之洎遂反罪按此事中人所不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葢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録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今不取

二十年六月遣李世勣圖薛延陁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舊李勣傳云詔勣以二百騎發突厥兵討擊今從鐵勒傳

世勣至鬱督軍山勣傳作烏德犍山唐歷云即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鐵勒傳云至于天山今從唐歷

八月多濫葛斛薛等十一姓舊回紇鐵勒傳作多覽葛今從實録及本紀唐歷又

回紇傳云陳彭年唐紀作斛薩鐵勒傳作解薛今從實録實録又有契丹奚云十三姓按契丹奚本非薛延陁所統又内附已久嘗從征遼非至此乃降今從舊本紀

二十一年正月以僕骨為金微府舊書作金微今從實録唐歷

六月房玄齡言李緯美髭鬢改洛州刺史唐歷云居無何改緯太子詹事今從舊傳

八月骨利幹煑羊胛熟日已復出實録唐歷皆作羊胛僧一行大衍歷義及舊天文志唐統紀皆作脾新天文志云胹羊髀按正言羊胛者取其易熟故也若煑羊胛及髀則雖中國通夕亦未爛矣今從大衍歷義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請入朝遣郭廣敬徵之竟不至

實録詔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迎之車鼻徒飾其辭初無來意韓華將招歌邏禄共刼之車鼻覺其謀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相射而死調遮亦被殺今從舊突厥傳

二十二年二月崔仁師流連州舊傳云流龔州今從新舊本紀

十月以迴紇吐迷度子婆閏為瀚海都督舊回紇傳云詔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統三啜五俟斤二十餘部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程回紇不肯西屬突厥抜賀魯時為將軍自多邏斯水入居庭州永徽二年乃西遁自稱可汗所統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唐未甞以回紇隸之也今不取

二十三年正月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將實錄云左武衛翊衛中郎將舊傳為武翊衛中郎將按會要武德五年改左右翊衛為左右衛然則於時已無翊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去翊衛字

遣高偘擊突厥車鼻可汗拔悉蜜吐屯肥羅察降高宗實錄云初突厥車鼻可汗遣其子車鉢羅入貢太宗遣使徵之不至太宗大怒遣右驍衛郎將高偘引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其其下諸部落相次歸降其子羯漫陁先統拔悉蜜部泣諫其父請歸國車鼻不聽羯漫陁遂背父來降以其其地為新黎州舊傳云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偘潛引回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執闕俟利發乃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輩車鼻相繼來降車鼻長子羯漫陁先統拔悉蜜部車

鼻未敢前遣其子恭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今從太宗實錄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谷那律言瓦為油衣 舊書那律傳云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有此語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唐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五年三月戊午幸萬年宮 實錄戊午以下皆為二月按長歷二月丁丑朔無戊午戊午三月十二日也

蕭淑妃有寵 新舊唐書或作蕭淑妃或作蕭良娣實錄皆作良娣廢王后詔亦曰良娣蕭氏按當時后宮位號無良娣名唯漢世太子宮有良娣疑高宗在東宮時蕭為良娣及即位拜淑妃也

六年六月武昭儀誣王后為厭勝舊傳云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故廢今從實録

帝欲以武昭儀為宸妃韓瑗來濟諫唐歴在此年四月今據實録四月韓瑗來濟未為侍中中書令唐歴又云瑗濟諫帝不從按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武氏然則未甞為宸妃也今從會要

李義府超拜中書侍郎舊傳云高宗將立武后義府密申叶賛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新書本紀年表皆云是歲七月義府為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實録但云超拜中書侍郎宰輔圖十月自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今從之

九月長孫無忌褚遂良諫廢王后唐歷云無忌等將入宮事遂良欲諫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接公及至上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絶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氏讙女何如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挍如此則是無忌賣遂良也今不取

顯慶二年閏正月以西突厥酋長阿史那彌射步眞為流沙安撫大使舊西突厥咄陸傳云咄陸可汗泥孰父莫賀設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册為吞阿婁拔奚利苾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弟同娥設立為咥利失可汗彌射傳云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世統十姓部落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為奚利邲咄陸可汗

其族兄步眞欲自立謀殺彌射彌射既與步眞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其後步眞遂自立為咄陸葉護部落不服步眞復擕家屬入朝彌射後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三年轉右武衛大將軍新傳略同今欲以咄陸彌射為二人則事多相類以為一人則事又相違疑不能明故但云西突厥酋長

八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唐歷三月甲辰貶遂良為桂州都督奭愛州刺史據實録奭坐韓瑗又貶象州新舊書唐歷皆云愛州誤也今從實録

十二月蘇定方破西突厥擒阿史那賀魯舊書賀魯傳云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禄居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陳而待定方率任雅相等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大首領都搭

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西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率衆來降彌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舊書本紀三年二月定方平賀魯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據實録擒賀魯置二都督皆在此月本紀又非奏到月日今從實録

三年六月程名振薛仁貴破高麗斬首二千五百級 舊書仁貴傳云顯慶二年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今從實録

四年四月許圉師參知政事 舊傳云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新傳無年今從實録

許敬宗誣奏長孫無忌謀反 實録洛陽人李奉節上封事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

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甚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捜奉節得私書有題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即無忌也陰為隱語欲陷忠良伺隙謀反上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間構小生疑阻至於即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末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偽書是季方所作即疑無忌欲反使其潛行構間斥除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蹤跡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福舊無忌傳云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詔敬宗與茂將鞫之唐歴統紀與實録略同按奉節乃告事之人推鞫者豈得反捜奉節之家且與趙師者誰之私書若是季方書安得在奉節家若在奉節家奉節當執以與訟何待捜而後得又既云趙師是無忌乃是實與無忌書何得謂之偽書實録叙此事殊鹵莽首尾差舛不可知其詳實故略取大意而已舊傳所云雖為簡徑然高宗初無疑無忌之心故李弘泰

告無忌反高祖立斬之何至奉節而獨令敬宗鞫之也且實録在前而詳列傳在後而略故亦未可據也

高履行貶洪州都督 舊傳云三年誤也今從唐歷

七月壬寅命李勣等覆按無忌事 唐歷是日以台州刺史來濟為庭州刺史

按濟與韓瑗事同一體瑗方下獄濟豈得移官舊書云五年徙庭州近是

殺柳奭于象州 舊傳云奭累貶愛州刺史高宗就愛州殺之今從實録

韓瑗已死發棺驗尸 舊瑗傳云四年卒官明年長孫無忌死遣使殺之使至瑗已死褚遂良傳三年卒官後二歳追削官爵實録或因無忌徙黔州終言之然諸書多在此月益因實録年代記云七月辛未遣使逼無忌自縊按長歷七月丙子朔無辛未不可據也

長孫恩流檀州唐統紀唐歷皆云長孫恩新書云族弟恩統紀唐歷長孫詮流巂州縣令希旨殺之在此下實録詮流巂州許敬宗懼其甥趙持滿作難遂殺持滿是詮流巂州在前今從之

五年二月蘇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伐百濟舊書定方傳新羅傳皆云定方為熊津道大總管實録定方傳亦同今從此年實録新唐書本紀又舊本紀唐歷皆云四年十二月癸亥以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劉伯英為嵎夷道行軍總管按定方時討都曼未為神丘道總管舊書唐歷皆誤今從實録

十二月劉仁軌坐督運覆船白衣從軍舊傳云監統水軍征遼以後期坐免官按仁軌從軍乃在百濟非征遼也今從張鷟朝野僉載

龍朔元年三月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僉載云劉仁願以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今從本傳

百濟僧道琛等退保任存城實録或作任孝城未知孰是今從其多者

四月以吐火羅等十六國置州七十六唐歷云置州二十六今從統紀

九月王勃為檄周王雞文舊傳云檄英王雞按中宗為英王時沛王賢已為太子當云周王

十月回紇酋長比栗毒新書傳云婆閏卒子比栗嗣今從舊傳

二年七月初劉仁願仁軌屯熊津城去歲道琛福信圍仁願於百濟府城

今云尚在熊津城或者共是一城不則圍解之後徙屯熊津城耳

十月許圍師免官舊本紀十一月辛未圍師下獄新本紀十一月辛未圍師貶虔州刺史今據實録辛未免官久之貶虔州刺史舊紀貶虔州刺史在三年二月新本紀誤

麟德元年十月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實録作熊津都督按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隆為之明年實録稱熊津都尉扶餘隆與金法敏盟今從之

十二月武后預政中外謂之二聖唐歷羣臣朝謁萬方表奏皆呼為二聖帝坐于東間后坐于西間后隨其愛憎生殺在口按武后雖悍戾豈得高宗尚在與高宗對坐受羣臣朝謁乎恐不至此今從實録

二年三月敕西州都督崔知辯救于闐實録作西川都督按於時未有西川之名必西州也

乾封元年八月武惟良等獻食舊傳云后諷上幸楊氏宅惟良等獻食今從實録

總章二年二月張文瓘為東臺侍郎同三品始入銜陳紀在乾封二年文瓘始同三品時今從舊本紀

十一月李勣言年將八十舊傳云勣年八十六臨終語弟弼云年將八十新傳改云年踰八十按新舊傳實録皆云大業末翟讓聚衆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自大業十三年至此五十二年若據

新傳年八十六則年十七當在開皇時不得云大業末也總章元年賈言忠對高宗云勣年登八十去此止一年若據新傳勣滅高麗時年已八十五亦不得云年登八十今從實録

勣孫敬業襲爵 劉餗小說云高宗時郡蠻為寇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置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二佐吏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及兵仗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内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内肅然其祖英公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必此兒也按敬業武后時舉兵旋踵敗亡若有智勇何至如此今不取

咸亨二年正月幸東都舊本紀及太子弘傳正月乙巳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明年十月己未又云皇太子監國新本紀唐歷統紀皆連歳言太子監國按離長安時已留太子監國及自東都將還豈得又令監國據實録此月無監國事唯明年十月有之今從之

上元元年劉曉上疏會要作劉嶢今從統紀

二年四月太子弘薨新書本紀云己亥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后將騁志弘奏請數拂旨從幸合璧宮遇鴆薨唐歷云弘仁孝英果深為上所鍾愛自升為太子敬禮大臣鴻儒之士未嘗居有過之地以請嫁二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録舊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為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為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孝敬立雍

王賢為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歷也按弘之死其事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為天后酖之疑以傳疑

儀鳳元年二月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實錄咸亨元年楊昉高侃討安舜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儀鳳元年二月甲戌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都城蓋咸亨元年言移府者終言之也儀鳳元年言高麗反者本其所以移也會要無咸亨元年移府事此年云移於遼東故城今從之

三年正月以李敬玄代劉仁軌為洮河大總管實錄云與仁軌相知鎮守而敬玄之敗仁軌不預新舊傳皆云以代仁軌今從之

九月敬玄與吐蕃戰敗還鄯州朝野僉載曰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吐蕃至樹

敦城聞劉尚書没蕃著韡不得狼狽而走遺却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言之太過今不取

劉審禮子易從至吐蕃審禮已病卒 新本紀審禮死之按舊傳審禮永隆二年卒于蕃中新紀誤也今終言之

婁師德充河源軍司馬 御史臺記充河源軍使今從舊傳

調露元年正月狄仁傑劾奏韋弘機 舊傳云儀鳳中機坐家人犯盜為憲司所劾免官狄仁傑傳云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統紀云駕幸東都上遊韋弘機所造宿羽高山等宮乘高臨深有登眺之美乃敕弘機造高館及成臨幸即上陽宮也今據實録營宮在前

又奏王本立 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農發太原運句會欠米萬餘斛高宗怒曰仁傑偷我米命殺之吏部侍郎魏玄問曰仁傑健而踈只是句當失所臣委知不偷請以官爵保明久之高宗意解仁傑不坐按仁傑傳未嘗為司農今不取

五月盜殺明崇儼求賊不得 御史臺記鄭仁恭本滎陽人也自監察累遷刑部郎中儀鳳中明崇儼以奇術承恩寵夜遇刺客敕三司亟推鞫妄承引連坐者甚衆高宗怒促有司行刑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其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為枉邪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為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遂緩之旬餘果獲賊矣朝廷稱之今從實録

六月波斯王子泥洹師 實録作泥洹師師舊傳作泥涅師師唐歷作泥洹師今從統紀

命裴行儉册波斯王唐紀云波斯王卑路斯入朝未還請遣使送歸今從實錄唐歷統紀舊傳

永隆元年二月宗城潘師正舊傳師正趙州贊皇人今從實錄

三月裴行儉至朔川舊傳作朔州今依實錄及統紀

七月吐蕃冦河源黑齒常之擊却之實錄吐蕃大將贊婆及素和貴等帥衆三萬進冦河源屯兵于良非川辛巳河西鎮撫大使中書令李敬玄統衆與賊戰于湟川官軍敗績副使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帥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殺獲二千餘級贊婆等遂退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詔敬玄留鎮鄯州以為之援按儀鳳三年九月敬玄已與吐蕃戰敗于青海常之夜襲賊營賊乃退與此事頗相類舊

書敬玄傳止一敗無再敗常之傳儀鳳中從敬玄擊吐蕃走跋地設充河源軍副使時贊婆等屯良非川常之夜襲賊營走之擢為大使事似同時新書敬玄傳戰青海又戰湟川凡再敗常之傳儀鳳三年襲拔地設調露中襲贊婆唐歷統紀皆無今年敬玄敗事又實錄今年八月丁巳敬玄貶衡州刺史辛巳至丁巳纔三十七日賈耽皇華四達記自長安至鄯州約一千七百餘里時高宗又在東都若敬玄敗後累表稱疾得報乃來至東都必數日乃貶非三十七日之内所能容也今略去敬玄湟川敗事但云吐蕃寇河源常之擊却之而已

八月劉訥言流振州（新傳云除名為民復坐事流死振州今從實錄）

弘道元年四月綏州步落稽作亂程務挺討平之（㑹載云延州稽胡又云自號月光王又云儀鳳中務挺斬平之蓋誤也今從實録）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三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三月丘神勣殺故太子賢則天實錄賢死在二月丘神勣往巴州下舊本紀在三月唐歷遣神勣舉哀追封皆有日今從之

九月薛仲璋收陳敬之繫獄實錄作薛璋御史臺記云薛仲璋矯使楊府與徐敬業等謀反夜與江都令韋知止子茂道計議倉曹參軍閻識微發之長史陳敬之不察抑識微令遜謝仲璋佯

事意還出郭門羣臣畢從其黨韋超遮道告密復留繫問遂斬敬之令事從實錄仲璋從臺記

裴炎下獄　新傳云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若炎實有此謀則太后殺之宜矣且炎為此謀必有同黨當炎下獄崔詧李景諶輩無事猶欲陷之況有此迹其同黨能不首告乎又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謡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一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謡讖何如耳炎以謡言片火緋衣之事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唯有青鵞字

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鸞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此皆當時構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實也

李敬業陷潤州 唐紀云李思文假守四十餘日而陷按敬業九月丁丑起兵十一月庚申敗纔四十四日耳今不取

李孝逸斬敬業等 唐紀初官軍逆風不利俄而風回甚勁孝逸縱火賊懼燒而潰敬業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走歸江都焚簿書攜妻子潛蒜山下手書召宗臣敬業初與宗臣木契為約時亡其契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順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風偽將王那相斬之求降餘黨赴水死今從實錄

唐統紀

十二月斬程務挺 唐統紀曰既而太后震怒召羣臣謂曰朕於天下無負羣臣皆知之乎羣臣曰唯太后曰朕事先帝二十餘年憂天下至矣公卿富貴皆朕與之天下安樂朕長養之及先帝棄羣臣以天下託顧與朕不愛身而愛百姓今為戎首皆出於將相羣臣何負朕之深也且卿輩有受遺老臣倔强難制過裴炎者乎有將門貴種能糾合亡命過徐敬業者乎有握兵宿將攻戰必勝過程務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過此三者當即為之不然須革心事朕無為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唯太后所使恐武后亦不至輕淺如此今不取

垂拱元年正月太后不奪徐思文姓武 實録云思文表請改姓武許之葢太后有此言思文因請之也今從唐紀

二年三月魚保家作銅匭統紀唐歷皆云八月作銅匭今從實録舊本紀又朝野僉載作魚思咺云上欲作匭召工匠無人作得者思咺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今從御史臺記

九月新豐有山踊出統紀在十二月今從實録

三年正月封皇子成美為恒王唐歷舊本紀新傳皆作成義今從實録

四月蘇良嗣留守西京實録新舊本紀統紀皆無良嗣出守西京年月今據唐歷

五月張光嗣同平章事舊本紀在四月傳在平越王貞後今從實録

七月曹玄靜討李思慎等斬之舊書馮元常傳云元常自眉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督劉延祐剽陷州縣敕元常討之帥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

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今從實録

十一月李孝逸流儋州新紀天授元年五月己亥殺梁郡公李孝逸孝逸初封梁郡公以平徐敬業功改封吳國公垂拱三年減死除名配流儋州當削爵矣新傳云流儋州䘏紀傳自相違唐歷云四月十一日誅益州長史李孝逸亦舊任也紀統誅李孝逸并其黨崔元昉裴安期唐歷并其黨崔知賢董元昉裴安期等今從實録及舊傳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實録十一月壬辰命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揔管督三十六揔管以討吐蕃不言師出勝敗如何至永昌元年五月又云命待價擊吐蕃七月敗於寅識迦河按本傳不云兩曽將兵今刪此事

四年七月韓王元嘉等謀匡復舊傳垂拱三年七月誤也今從實録

八月壬寅琅邪王沖起兵實録作丙午蓋據奏到之日也舊傳本紀作壬寅按沖以戊申死而實録又云沖起兵七日而敗然則壬寅是也今從之

沖為守門者所殺丘神勣傳云為勳官吳希智白丁孟青棒所殺今從實録及沖傳

越王貞舉兵實録庚戌貞舉兵九月丙寅豫州平又云舉兵二十日而敗庚戌至丙寅纔十七日蓋皆據奏到之日耳

收魯王靈夔等赴東都皆自殺舊傳靈夔流振州自縊死今從實録

十二月周矩按騫味道伏誅御史臺記味道陷周興獄今從矩傳

起天堂五級至三級則俯視明堂舊薛懷義傳云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三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明堂今從小說及通典

僧懷義以功封梁國公實録云懷義監造明堂以功擢授左武衛大將軍固辭不拜時有右玉鈐衛將軍王慈徵長上果毅元肅然請與懷義為兒既而陰有異圖欲奉之為主懷義密奏其狀由是慈徵等坐斬進拜懷義輔國大將軍封盧國公賜物三千段又表辭不受今從舊傳

録

永昌元年五月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舊傳為清平道大總管今從實録

七月紀王慎子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皆被誅舊傳云慎長子

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今從實録

八月甲申張楚金郭正一魏元忠流嶺南 唐歴七月二十四日張楚金絞死八月二十一日郭正一絞死年代紀七月甲戌楚金絞死八月辛亥郭正一絞死新書紀八月辛丑殺郭正一今據實録楚金等皆流配未死舊書楚金正一萬頃傳皆云流嶺南御史臺記云元忠將刑至于市神色自若則天以揚楚功免死流放復敘授御史中丞復陷來俊臣獄復至市將刑神色如初其傍諸王子戮者三十餘尸重疊委積元忠顧視曰大丈夫少選居此積矣曾不介懷會鳳閣舍人王隱容馳騎傳呼敕罷刑復放嶺南又云前後坐棄市流放者四舊傳云前後三被流今從舊傳

十月殺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 唐歴云撫州別駕舊傳璥作敬今從新本傳

嗣滕王脩琦等六人流嶺南統紀云元嬰男脩琚等五人免死配流今從舊傳

天授元年二月王本立薨新紀丁卯殺王本立御史臺記本立為周興所誅今從實錄

四月范履冰下獄死新紀五月戊子殺范履冰今從實錄唐歷

司刑丞杜景儉實錄及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實錄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紀傳

八月殺唐宗室誅其親黨數百家實錄作數千家今從舊本紀

十月殺韋方質舊傳云配流儋州尋卒今從統紀新本紀

徐有功爭李行褒獄新舊傳有功爭行褒皆在爭裴行本下按行本得罪在長壽元年十

月時周興已貶死矣行寢坐謀復李氏必在革命後今置此年之末

二年正月改唐太廟按實録此年三月己卯改唐太廟為享德廟據此已祔武氏七廟主不當至三月方改唐廟新本紀元年十月辛未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以武氏七廟為太廟今從唐統紀

二月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舊傳為安樂王今從唐歴統紀

九月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御史臺記作千餘人今從舊傳

李昭德言當傳皇嗣舊傳云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唐歴昭德永昌元年自御史中丞貶振州凌水尉實録長壽元年始為相舊傳杖殺慶之在為相後按御史臺記昭德自中丞轉鳳閣侍郎益暫貶麥水尋召還為鳳閣侍

郎也杖殺慶之據御史臺記乃是為鳳閣侍郎時非為相後也舊傳或誤以載初為延載慶之上表或在載初年實録因李長倩格輔元之死說及耳今參取實録御史臺記及舊傳之語

長壽元年一月擢用存撫使所舉人統紀天授三年二月十道舉人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人擢為拾遺補闕懷州録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為御史并州録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為著作佐郎及評事内黄尉崔宣道等三十三人為衛佐疑與此只是一事

盧江郭霸新傳名弘霸舊傳御史臺記皆單名霸唯統紀延載元年云弘霸僉載云應革命舉拾遺止謂此事也今從臺記

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等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

令唯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弘司賓卿崔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羅告李嶠傳云太后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按嶠平生行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

六月吐蕃首長𡚒揾唐紀作𠯔揺今從實錄

夏官侍郎李昭德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舊昭德傳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以昭德為之是歲遷鳳閣鸞臺平章事新紀表傳皆云昭德自夏官侍郎遷鳳閣侍郎同平章事㑹昭德自鳳閣為夏官自夏官復為鳳閣也婁師

德傳長壽元年增置夏官侍郎今從之崔神基實錄作崔基今從新紀表

七月周矩上疏言制獄御史臺記云書奏遂授洺州司功舊薛懷義傳云矩劾奏懷義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爲懷義所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敕矩監之侍郎李景諶爲矩所制乃引爲員外不關於吏道自此左出矣據舊傳矩劾奏薛懷義在後若此年出爲洺州司功則不當復劾懷義但舊傳矩疏在載初元年一月是時制獄未息今因朱敬則疏終言之

二年正月癸巳殺皇嗣二妃新本紀臘月癸亥殺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舊傳云正月二日今從之

殺戶婢團兒劉子玄太上皇實錄云韋國兒諂佞多端天后尤所信任欲私於上而拒焉怨望遂

作桐人潛埋於二妃院內譖殺之
又矯制按問上令從則天實録

龐氏減死徐有功除名舊有功傳有功為御史坐龐氏除名尋起為左司郎中竇孝諶傳長壽二年龐氏為酷吏所陷御史臺記有功自秋官員外郎坐龐氏除名為流人月餘授御史按實録有功大授初累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後以公事免萬歲通天元年擢拜殿中侍御史今從之

一月裴匪躬范雲仙腰斬舊來俊臣傳云按張虔勗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殺之雲仙亦云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膽破無敢言者按張虔勗天授二年被殺雲仙此年坐謁皇嗣斬今從實録

二月遣劉光業等殺流人實録曰光業等亦受鸞臺侍郎傅遊藝之旨按天授二年

遊藝已死舊遊藝傳曰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本遣萬國俊一使國俊還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五使耳遊藝豈豫知遣六道使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潘遠紀聞曰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發十道使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鎖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按當時止誅嶺南一道因萬國俊言更發五道

使非併發十道使也十道在近地者何嘗言流人也國俊既以多殺受賞餘使或病死或自以它罪流竄必無併斬之理今並從實録及舊傳

延載元年二月王孝傑破吐蕃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此事諸書皆無唯統紀有之統紀又云又破吐蕃萬泥勲没馱城語不可曉今刪去

僧懷義為伐北道大總管實録新紀皆云伐逆道今從舊懷義傳

九月來俊臣坐贓貶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請下獄理罪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黜授顔城尉俊臣誅授右領軍衛胄曹新傳云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按舊傳云俊臣為

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贓出為同州參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宮直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紀履忠劾奏誤也王弘義傳云延載元年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是俊臣長壽二年已前坐贓下獄此年又坐贓貶今從舊傳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韋巨源貶麟州 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統紀作瀛州實録唐歷作鄜州今從之

更造明堂天堂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鼎 舊傳云懷義師人作號頭安置之按天冊萬歲元年二月懷義死神功元年九鼎始成舊傳誤也或懷義死時方鑄耳

逢敏言天魔燒宮 僉載以七寶臺散壞為姚璹之語今從實録

二月殺僧懷義舊傳云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送尸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李商隱宜都內人傳云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闈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夫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眞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銷羣陽陽銷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如今日能屏去男倿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

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此蓋文士寓言今從實錄

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申封神岳統紀作壬午實錄作甲申按去歲下制云臘月十六日有事于神岳長歷是月甲戌朔壬午九日甲申十一日皆非十六日今從實錄

武攸緒棄官隱嵩山舊傳云聖歷中棄官隱嵩山今從實錄

一月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總管實錄云己巳秋官尚書婁師德為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舊傳云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按證聖年號在登封前此傳尤為謬誤新傳云師德舊為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

州令據實錄延載元年一月自宰相出為營田大使新書宰相表長壽二年師德平章事延載元年出為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甲寅師德為左肅政御史大夫肅邊道行軍總管統紀云秋官尚書知政事婁師德充副總管討吐蕃蓋師德之出為營田大使不解宰相之職也今從實錄新本紀

三月王孝傑免為庶人婁師德貶原州司馬 新紀四月庚子貶師德而死免孝傑日新表三月壬寅孝傑免按實錄三月壬寅撫州火下言孝傑等敗葢皆據奏到之日耳二人同罪貶必同時不容隔月不知果在何日也今但依實錄因其軍敗終言貶官之事而已

九月突厥寇涼州執許欽明 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殺按明年正月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乂默啜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

吐蕃請和親御史臺記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制書至河源納言婁師德患之曰制書到彼必入寇奈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彦先時按河源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稽制書虜必狐疑吾乃先為之備虜至必不捷矣師德從之欽陵入寇果無功由是得罪於其國按師德延載元年一月自同平章事充河源積石懐遠等軍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為肅邊道行軍總管與王孝傑同擊吐蕃敗於素羅汗山尋貶原州司馬是歲吐蕃復求和欽陵請割四鎮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師德復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納言臺記誤也

十月徐有功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朝野僉載云時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必願先進狀敕依即奏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其人罪合免敕好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

自專此蓋時人見俊臣所誅有功所雪往往得其所欲疑以為先進狀耳若有功一一先奉進止何至三陷死刑乎今不取

神功元年三月王孝傑與孫萬榮戰大敗死之朝野僉載云孝傑將四十萬衆被賊誘退逼就懸崖漸漸挨排一一落澗坑深萬丈尸與崖平匹馬無歸單于莫返張鷟語事多過其實今不盡取

田歸道閻知微爭論默啜和親舊歸道傳云聖歷初默啜請和遣閻知微冊為立功報國可汗知微擅與使者緋袍歸道上言不可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請六胡州不許遂拘縶歸道突厥傳云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府默啜請為國討契丹許之默啜部衆漸盛則

天遣使冊為立功報國可汗朝野僉載云歸道為知微副見默啜不拜默啜倒懸將殺之元珍諫乃放之按神功元年八月姚璹左遷益州刺史則與之穀帛必在此前非聖歷初也實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閻知微冊為遷善可汗則於時未為立功報國可汗也冊拜此號實錄無之不知的實在何時今因契丹未平姚璹未出附見於此歸道在朝為左衛郎將何得預論默啜蓋在道見知微所為而上言耳其事則兼采諸書可信者存之

六月誅喬知之

唐歷天授元年二月十日誅喬知之新本紀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幃幙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

答喬補闕詩云昔君事胡馬余得奉戎旃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後但唐歷統紀新紀殺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然云猶聞北戍邊則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死後不聞有反者故置於此據朝野僉載知之以婢碧玉事為武承嗣諷人羅告之斬於市南破家籍沒此時知之在邊蓋承嗣先銜之至此乃殺之耳

來俊臣羅織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朝野僉載云俊臣嘗以三月三日萃其黨於龍門豎石題朝士姓名以卜之令投石遥擊倒者則先令告至暮投李昭德不中令不取

楊玄基以奚兵破孫萬榮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羣賊聞之失色衆皆潰散不

云爲玄基等所破實録但云爲玄基及奚所破不云突厥取新城要之契丹聞新城破衆心已離唐與奚人擊之遂潰耳今兩取之

八月姚璹左遷豆盧欽望同三品新表庚子狄仁傑兼納言武三思檢校内史欽望爲文昌右相同三品舊紀傳及新紀皆無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表誤重複

九月魏元忠坐棄市流竄者四舊傳云三破流今從御史臺記

聖歷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實録云正月壬戌享通天宫按長歷此年正月壬戌朔實録誤也今從唐歷統紀新本紀

二月狄仁傑勸太后召廬陵王吉頊説張易之昌宗世有

狄梁公傳云李邕撰其辭鄙誕殆非邕所為其言曰后納諸武之議將移宗社擬立武三思為儲副遷廬陵王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陛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將為後者也天后既已許禮問羣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王今欲擇善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羣議諸宰臣多聞計定言皆希旨仁傑獨退立寂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言當有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厭唐德天后曰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不滿千人後廬陵王踵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此觀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餘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扶而去之按廬陵王為河北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幽因房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録曰聖歷二年臘月張易

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郎吉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項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項首謀乃召問項項曰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天置控鶴府項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治昌宗自以貴寵踰分懼不全請計於項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鉏李氏雖已子廬陵亦廢徙房陵故仁傑勸召還左右以强李氏抑諸武耳張吉非能為唐社稷謀也欲求已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已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為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廬陵者仁傑之志也立為太子者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歷二年及以項為天官侍郎臺記謂睿宗為相王則

皆誤也新狄仁傑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房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斷在胸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四海之內悉為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扶出竟不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也朝野僉載云則天曾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臣宰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反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大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謂之曰卿曾與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在宸衷則天曰我自

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河内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陷没冀州則天急乃立廬陵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為相王又仁傑若言内有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今采衆説之可信者存之

三月己巳遣徐彦伯召廬陵王 統紀云癸丑遣職方員外郎徐彦伯往房州召

廬陵王男女入都醫療狄梁公傳曰後潛發内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我兒在此令内人就看州縣長吏仰數出數入無令混雜陰令内人一人以代廬陵王令廬陵王衣内人衣服以舊數還州縣不悟數日達京朝廷百僚一無知者舊傳曰廬陵王自房陵還宫太后匿之帳中又召狄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廬陵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宫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

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狄梁公傳曰天后御一小殿垂簾於後左右隱蔽外不能知乃命公坐於階下曰前者所議事實非小寤寐反覆思卿所言彌覺理非甚乖朕意忠臣事主豈在多違今日之間須易前見以天下之位在卿一言可朕意即兩全逆朕心即俱斃公從容言曰陛下所言天下之位可得專之以臣所知是太宗文武皇帝之位陛下豈得而自有也太宗身陷鋒鏑經綸四海所不告勞者蓋謂子孫豈為武三思邪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帝寢疾權使陛下監國大帝崩後合歸冢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餘年今議纘承豈可更異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云云天后於是歔欷流涕命左右褰簾手撫公背大叫曰卿非朕之臣是唐社稷之臣回謂廬陵王曰拜國老今日國老與爾天子公免冠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策久不能起天后曰即具所言宣付中外擇日禮冊公揮涕而言曰自古已來豈有偷人作天子廬陵王留在房州天下所悉

知今日在内臣亦不知臣欲奉詔若同衛太子之變陛下何以明臣天后曰安可却向房陵只於石像驛安置具法駕陳百僚就迎之於是大呼萬歲儲位乃定按武后若密召廬陵王宫人十人既知其謀洛陽至房陵往來道路甚遠豈得外人都不知乎又實録豈能構虚立徐彦伯往迎之事及有廬陵王至自房州之日又於時若儲位已定豈可自三月來九月始立為太子葢廬陵既至太后以長幼之次欲立之皇嗣亦以此遜位故遷延半歲今皆取實録為正

六月楊齊莊 實録作楊鸞莊今從僉載舊傳

八月突厥陷定州殺孫彦高 朝野僉載曰文昌左丞孫彦高無他識用性惟頑愚出為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郛郭彦高却鏁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按須徵發者於小牎内接入通判仍

簡郭下精健自援其家賊既來城四面並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也皆此類俄而陷沒剌史之宅先殲焉又曰彥高被突厥圍城數重彥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恐不至此今不取

九月壬申立廬陵王為皇太子 實録云丙子據唐歷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狄梁公傳亦云皇太子為元帥以公為副是先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今從新本紀

王及善請太子外朝 實録辛巳皇太子朝見或作廟見益睿宗為皇嗣時止於宮中朝謁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請太子與羣臣俱於外庭朝謁耳

突厥默啜殺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 舊突厥傳云默啜盡抄掠趙定等州

男女八九萬人統紀云河北積年豐熟人畜被野斬啜虜趙定恒易等州財帛億萬子女羊馬而去河朔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躡今從實録

十月誅闔知微三族朝野僉載云則天磔知微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怯懦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捨之今從實録

二年四月吐蕃論贊婆來降實録贊婆及其兄弟莽布支等來降以莽布支為左羽林衛員外大將軍封安國公按贊婆弟名凿多于撥論明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與唐休璟戰未詳實録所云今刪去

八月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同三品新紀表及善同平章事今從實録朝野僉載曰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内史時人號為鴆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它政但不許令史奴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蹔捨時人號驅驢宰相此葢張文成惡及善毀之耳今從舊傳

久視元年正月戊寅武三思罷新表紀皆云戊午貶吉頊為琰川紀壬申三思罷中間未嘗復入相明年十一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葢誤重複耳今從實録

吉頊貶固安尉實録但云坐事貶流僉載新書皆云貶琰川尉今從御史臺記

臘月狄仁傑為内史新紀表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為納言十月丁已罷先時不言巨源為左相舊紀傳皆無之葢左丞誤為左相耳

九月仁傑薦張柬之等

梁公傳云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崔玄暐袁恕己皆公所薦公嘗退食之後謂五公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公心知目擊懸悟公意公寢疾五公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公退出遞不測其由袁恕己曰豈不氣力轉羸須問家事乎張柬之曰未有大賢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命張柬之袁恕己桓範彥三公入餘二公立於門外曰向者無言蓋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後則國異而家亡也至其時或不與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權可先收而後行也不然則必反生大禍狄公沒後經歲餘五公潛會於幽閒之處叙公當時之言重結盟約徹饌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恐負前諾欲言又止前後數四桓彥範乃叙其言言猶未畢聞户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於階下五公戰懼不知所

據乃相謂曰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欲吾輩先論此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日明不異於初易之等既誅柬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机上之物豈有逃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為所譖俱遭流竄所期興廢年月遺約軏㑹少無異也按柬之等五人偶同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豫知其事舉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為宰相豈待五年之後須柬之等然後發邪此蓋作傳者因五人建興復之功附會其事云皆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其言譎怪無稽今所不取舊傳惟著舉柬之彦範暉三人姓名今從之

十月韋安石逐蜀商舊傳曰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坐退而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屬所及也按新紀元方已罷相今不取

長安元年正月改元大足 朝野僉載云司刑寺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圜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迹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識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足也按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令不取

三月王求禮不賀雪 統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視二年統紀云左拾遺僉載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中侍御史統紀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道不從今年從僉載官從臺記事則參取諸書

九月太后逼邵王重潤等令自殺 重潤傳云重潤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

主壻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今從實録

十一月命蘇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 松窻雜録曰中宗常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迎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與二兒曰爾宜意所通書可為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按頲此年已為御史瓌為相時頲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非童年也今不取

三年七月癸卯朱敬則同平章事 新紀云壬寅唐歷云十四日癸卯今從之

戊申相王旦為雍州牧 唐歷十八日丁未今從實録

烏質勒與突厥相攻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作烏折勒今從新舊書

九月蘇安恒上䟽理魏元忠張易之等欲殺之朱敬則等保救得免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遣人知敬則等安能保護益欲白太后殺之耳

鄭杲謂宋璟余何卿五郎舊新傳皆作鄭善果按善果乃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臺記

八月甲寅韋安石檢校揚州長史唐歷五五日戊午今從實録

十二月辛未楊元嗣告張昌宗問占相實録云長安四年秋元嗣告之太后令鳳閣侍郎韋承慶推鞫按十一月丁亥承慶始為鳳閣侍郎今從唐歷

太后赦宋璟出使璟不行御史臺記云易之昌宗冀璟使後當列狀誅璟按易之等若果可以列狀誅璟則何必待其出使然後為之此蓋璟方奏請收禁昌宗故太后欲遣璟出以散其事耳璟必欲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故不迫遣耳不然璟若無事不行太后豈不能以拒違制命罪之邪又云時璟家禮會易之等伺其夕以刺之有密告璟者乘庫車於他所而免按若實有其迹璟安得不自陳於太后若無其迹則人妄言耳今不取

璟按張昌宗太后遣使赦之御史臺記唐歷舊傳並云收按易之等按璟止鞫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所不取舊張易之傳云宋璟請按易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唐歷云桓彥範上疏不報璟登時出使按璟傳云特敕原易之仍令

請璟謝則是昌宗赦免時璟在都不出使也實録云令韋承慶崔神慶與璟推鞫當是璟執政其罪而神慶寛之耳非璟出使後神慶始鞫之也舊宋璟易之傳自相違自從御史臺記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一